

《资本论》续篇之谜与解答^{*}

刘新刚

【内容提要】《资本论》续篇问题常说常新，学界或推定《资本论》的理想结构形态，或还原马克思的现实创作过程，形成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陷入难解的分歧，至今无法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完整样态”。我们用实践观点展开考察，着眼于《资本论》创作这一实践活动。这一视角下，“六册计划”中其他内容是《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这种“可能”是就“续篇”和《资本论》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而言的，也是就当时马克思个人状况及历史发展不足以为“续篇”提供成熟条件而言的。有鉴于此，学界推进《资本论》研究的重心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人类实践，在新时代重新界定谱写《资本论》续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

【关键词】《资本论》续篇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六册计划 四卷结构

作者简介：刘新刚（1978-），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①。因此，推进《资本论》这一马克思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研究，从而发挥其指导功能就极为关键。《资本论》研究有多个展开维度，但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维度就是从整体结构来把握《资本论》，因为整个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如果不能把握整体结构，就会陷入孤立、片面、静止，就会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②。而《资本论》续篇问题就成为我们界定《资本论》的“完整结构样态”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能否很好地解答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和发展能否顺利推进。长期以来，众多学者或从《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应然”状态，即其完整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自成体系”性出发，或者从马克思具体创作的“实然”情况出发，借助文本考究展开了大量研究，形成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的系列成果。但是，最终也都落脚到“是”与“否”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上。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新的思路，这种理论对立会愈发严重，将成为萦绕整个《资本论》研究的梦魇。此外，当前经济发展中土地、世界贸易等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对《资本论》续篇问题涉及的课题展开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资本论》结构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基础上，借助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²）等文献，提出回答续篇之谜的新视角。坚持实践观点具体来说：首先，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出发点，即将《资本论》结构问题置于马克思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资本论》研究史”（20AKS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坚定信心增强定力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理论创作实践活动中去考察。其次，以对象性的活动为研究方向，即在主体能动与客观制约的交互作用下展开研究。本文旨在强调马克思本人作为有宏伟学术理想的理论开拓者，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作为历史的、现实的社会成员三个方面的统一，来思考《资本论》续篇问题。而要展开充分研究，我们首先要在这一视野下理清《资本论》续篇问题的脉络，找到问题的症结。

一、《资本论》续篇之谜

要思考《资本论》续篇问题，我们必须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结合历史背景及马克思个人处境回溯《资本论》创作历程，廓清这一问题的焦点和内核。我们知道，马克思1850年流亡到英国伦敦后，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促使马克思加紧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完成《伦敦笔记》后，基本按照其1857年制定的“五篇计划”展开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标题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在其《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五篇结构”计划的具体内容：“（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①但是在写作手稿的过程中，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很快为自己“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的这本著作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加系统的计划，也就是“六册计划”。在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他说：“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 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 土地所有制；3. 雇佣劳动；4. 国家；5. 国际贸易；6. 世界市场。”^②随后，马克思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对这一计划中的“资本册”进行了结构的细化调整^③。

马克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按照出版六册计划拟定的内容展开写作，因而六册计划常见于这一时期他的来往信件和著作中。1859年2月1日，马克思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提到，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分册“资本”的第一篇“资本一般”共包含三章内容：“（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而即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主要内容由“第一章和第二章（大约十印张）构成”。在解释为什么不包含第三章时，马克思这样说道：“至于第三章《资本》，我要等到重新有了坚实的基础时再出版，我这样做的政治动机，你是了解的。”^④由此可见，在出版过程中，马克思会受到政治环境、现实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并非机械地按计划进行。1859年6月，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整个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⑤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仍为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坚定地推动六册计划。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③ 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详细介绍了关于第一分册的计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0页）。在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到将“资本”分成四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1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但是在出版了第一分册后，马克思受“紧迫的党的事务”^①的影响，不得不中断第二分册也就是“资本章”的研究。随后，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资本论》这一著作单独出版的想法。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这时马克思虽然提出要单独出版一本《资本论》为题的著作的想法，但其仍属于马克思对六册计划的坚持创作。因为他指出，《资本论》也“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并且马克思有“用德文写续篇，即阐述资本的结束部分，竞争和信用”^②的想法。

在决定单独出版《资本论》之后，马克思的写作内容愈发丰富，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突破了原有六册计划框架，也几乎不再提及六册计划。例如，“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本论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两章”^③之间的草稿显示，在1863年1月，马克思已经将商品、货币等《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里的研究范畴纳入《资本论》写作计划之中，同时纳入的还有竞争、地租等研究范畴。这样前后交叉的安排，似乎已经违背了此前马克思所说的“它只包括……《资本一般》”。在随后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安排则显得更加完善。1865年7月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正式表达了他此时的《资本论》“四卷结构”，“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也就是针对此前的手稿整理《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将《资本论》著作称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在准备出版的过程中，马克思在1866年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再次明确谈及自己关于《资本论》“三卷四册计划”：“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④

马克思推动落实这一计划，此后便忙于出版工作。在出版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开头就指出“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⑤。然而在《资本论》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部分涉及了一些原属于六册计划中的“竞争”“信用”“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范畴的论述，并且偶尔又会出现马克思关于续篇的想法。例如，“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⑥等字眼。MEGA²的编者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有意识地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现象，是因为这些现象处在他的《资本论》写作计划之外……市场价格的运动、信贷业、各种证券，以及对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对危机和世界市场中的资本运动以及国家经济职能的详细研究正像马克思在第三卷初稿中所提及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形态要留待《资本论》的一个可能的续篇去考察。”^⑦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1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230、231、24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693页。

⑦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4. 2, Berlin: Dietz Verlag, 1992, S. 13*.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资本论》的四卷结构既由六册计划中的“资本一般”^①部分发展而来,但又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设计。这里,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总结。从内容的具体直观上看,续篇之谜起源于这样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资本论》体系的内容与六册计划整体相比具有残缺性,如果说前三册内容还有所涉及,那么后三册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等内容则基本没有展开;另一方面,《资本论》内容与原定的六册计划中“资本”册“资本一般”篇的“资本一般”章相比,又表现出明显的丰富性,尤其是包含了资本册其他篇的内容,例如竞争、信用等相关内容,以及“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册的相关内容。粗而论之,《资本论》四卷结构主要是在一般的、本质的层面对资本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而对于这个一般性如何在具体经济领域,尤其在国家、国际等具体层面进行具体演化和运行则没有详细论述。因此,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究竟应如何认识六册计划与四卷结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如何定位和深刻理解《资本论》既有的理论内容,以及如何认识未能在《资本论》中详细叙述的有关资本一般在竞争、股份公司、土地所有制、国际贸易等具体领域的运行的问题。对这一关系问题,马克思本人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也给我们留下了针对《资本论》是否还存在续篇这一谜题的探讨空间。

二、《资本论》续篇之谜的既有解答

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论》续篇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最终形成了两种对立的主要观点:一种认为《资本论》四卷结构取代了六册计划,因而《资本论》没有续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资本论》四卷结构并没有取代六册计划,也就是《资本论》还将有续篇。

第一种即认为《资本论》取代了六册计划的观点,最早由一批国外学者提出和支持。早期例如苏联学者卢森贝、列昂节夫等在著作中曾提及类似观点。此后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德国学者格罗斯曼和贝伦斯主要从方法论改变的角度论证二者之间的对立性,认为六册结构与四卷结构之间存在根本的改变。格罗斯曼认为,“原始的提纲不过是研究材料的经验主义的分派。而马克思的著作在其最后形式上,则是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依据产业资本的不同作用而构造的”。所以“放弃这份提纲实际上等于从根本上突破了至1863年一直束缚着马克思的庸俗经济学的框框”。贝伦斯论证这一变化,也认为从最初的六分册到《资本论》,实际上不过是由基于传统经济学分类法形成的一种表象布局,到依据一种严格的科学路线展开的变化过程^②。5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学大纲》等手稿资料的出版传播,国外一些学者通过文本内容对比论证得出《资本论》取代了六册计划的结论。例如,曼弗雷德·缪勒认为“最初的方案作了明显的更改”,而“按照马克思的……许多说明,实际上必须把《资本论》理解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全面叙述的、基本的、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有意识地集中精力完成《资本论》,以便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理论基础”^③。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通过对《资本论》手稿的研究提出,“有些方面最初看来是有用的和必要的,后来却变成了多余的有妨碍的限制,再要坚持这样的划分,势必会导致内容的不断重复。原来的‘蓝图’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所以“一旦马克思完成了他的任务的最基本的部分……以前那些作为自我说明工具

① 在MEGA的编者看来,“资本一般”(Kapitalim Allgemeinen)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至1863年这一段时期关注的重要概念。参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3.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11*。

② 参见〔德〕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埏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③ 〔德〕曼弗雷德·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1857—1863年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发展》,钱学敏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158页。

的著作结构就变为多余的了”^①。日本学者高木幸二郎、藤冢知义等人^②指出前三册计划在《资本论》中已经实现，马克思改变了六册计划。70年代以来，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出现了持类似观点的学者。马健行、郭继严认为，六册计划到四卷结构之间“是不断完善日臻成熟的关系。当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的结构之后，自然就无须再说以前的设想了”^③。蒋绍进、王锦涛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马克思“又重新拟定了包括现行的四大卷在内的巨著《资本论》的写作计划来取代上述的原定六册书的写作计划”^④。福尔格拉夫认为，马克思所提的六册计划本身并不成熟，由此来看“‘六册计划’并不是马克思创作经济学著作的最终构想，不具备足够充分的事实依据……只是马克思为了给自己的著作找到德国出版商而在私人书信中提出的一种策略手段。他并未改变《资本论》第1册的创作计划，而是前后一致地将其付诸实施”^⑤。

第二种即认为《资本论》没有取代六册计划的观点，在这类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论证和续写两方面的成果。其一，在集中论证过程中，学者们试图挖掘还原马克思曾经的想法来回答这一问题，通过内容分析和马克思书信等方面论证得出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六册计划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例如关于《资本论》所涉及的竞争、信用等内容，佐藤金三郎认为，马克思并未改变六册计划，而要以一般和特殊的两极分化来认识这一安排，例如竞争“一极指已经编进《资本论》的竞争的基本规定……另一极指依然处于《资本论》之外的对竞争的‘特殊研究’”^⑥。科甘也赞同这一看法，认为：“马克思只是就它们同资本的基本的一般的结构的关系论述这些具体的经济范畴。对它们的专门研究，即对它们的相对独立运动的考察属于各部专论的对象。”“《资本论》中只论述了原来计划中的一个问题，自然是实质问题——资本的基本结构。”所以“原来的计划从未放弃，而只作过明显的改动，而且这一计划同《资本论》中最终实现的方案之间在原则上是一致的”^⑦。80年代以来，较多国内学者沿这一方向进行研究。例如田光、陆立军、汤在新等^⑧，刘明远就指出，“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计划是一个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内容十分丰富的经济学体系，而马克思仅仅完成了其中最抽象、最核心的部分——《资本一般》”^⑨，也就是说对马克思而言，六册计划仍有意义。其二，在展开续写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资本论》由六册计划演化而来，在六册框架下应该存在续篇，因此从马克思对六册计划本身的叙述中形成理论框架展开续写。例如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汤在新等人在《〈资本论〉续篇探索》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与别人的通信中，曾多次指出，在《资本论》之后，尚须有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具体的经济关系的‘续篇’”，坚持“《资本论》并没有取代‘六册计划’”^⑩，随即尝试完成六册计划内容的探索和写作，并联系中国实际从六册计划考察了市场经济问题。

对上述现有解答，我们有必要从研究思路的角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抛开具体研究，形而上学地从问题本身出发进行逻辑推导，那么，关于《资本论》是否存在续篇，无非存在两种解答，即

① [德]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坝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② 参见[日] 佐藤金三郎等编：《〈资本论〉百题论争（一）》，刘焱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③ 马健行、郭继严：《〈资本论〉创作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9页。

④ 蒋绍进、王锦涛：《〈资本论〉的结构》，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⑤ [德] C.-E. 福尔格拉夫：《“六册计划”再认识》，胡晓琛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3期。

⑥ [日] 佐藤金三郎等编：《〈资本论〉百题论争（一）》，刘焱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⑦ [德] 曼弗雷德·缪勒：《通往〈资本论〉的道路——1857-1863年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发展》，钱学敏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3、144页。

⑧ 参见徐洋、朱毅：《中国学者对马克思“六册计划”的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⑨ 刘明远：《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计划”的总体结构与内容探索》，《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

⑩ 汤在新主编：《〈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序言第1页。

是或否，接下来就主要看支撑这一答案的论据是否充分可靠。但是，这种解题思路又会带来两方面的困惑。第一，从结果来说，目前针对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答案，认为《资本论》有续篇和没有续篇的观点均有一定规模，且各自的论据都至少难以被完全反驳。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同这种研究思路，那么我们也可以明确地判断，关于《资本论》续篇的问题其答案绝不是既存在续篇又不存在续篇，也就是说我们陷入了自相矛盾。另一方面，深刻思考和合理解答《资本论》续篇问题，是我们从创作史和宏观结构方面把握《资本论》的关键，是我们深刻领悟、灵活运用和继承发展《资本论》的关键，相反地，如果在《资本论》续篇问题上长期陷入割裂式的解答，致使其成为《资本论》研究的“疑云”，无疑会使整个《资本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创新蒙上阴影。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一问题很急迫，所以就要强行给出某种解释或者机械调和，而恰恰是因为这一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我们要在既有研究和解释的基础上，基于更高的站位来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一问题，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深刻考察既有研究的起点，深入到这些起点背后进行反思，力图从更本质的层面来实现破局。第二，从视野和角度来说，现有研究，不论其最终结论如何，学者们主要遵循的研究进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资本论》理论体系构建视为客体性活动，即抽象掉马克思所处具体社会环境和个人境况，推定能够完整反映资本主义现实运动规律的理想的理论结构样态，以此为参照，逆推续篇问题。另一种则又是将其视为主体性活动，从马克思自身的行为和说法中寻找答案。表现在学者们通过马克思在著述中的说法，尤其是书信等的“只言片语”寻找“蛛丝马迹”，从而试图挖掘还原马克思现实的创作过程及具体想法。

所以，我们从观点本身来看，现有关于《资本论》续篇问题的研究集中探讨了四卷结构与六册计划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如果我们进一步对这些观点进行反思，那么，基于目的来说，我们需要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一种可以统领和反映现有观点合理之处，并在现有《资本论》研究水平上回应续篇之谜的解答，驱散《资本论》研究的“疑云”，使《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要超越忽略马克思所面临社会条件和个人境况，孤立推演理想的、“自成体系”的理论结构样态，或者将其完全视为一种可以从马克思自身行为、说法中还原的主观创作活动的研究视角，寻找和确立一个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理论研究进路。

三、《资本论》续篇之谜的新解答

通过对关于《资本论》续篇问题既有解答的梳理及进一步剖析，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是沿着两个进路，一种是推定《资本论》的完整的、应然的理想理论样态，另外一种还原马克思的零碎的、实然的现实创作过程和具体想法。下一步最为迫切的研究方向就是在吸收既有研究合理之处的基础上，努力形成一种可以超越表面观点对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统一的解答。马克思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只能将其“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基于这种实践观点，我们思考《资本论》续篇问题，第一，要以“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为出发点。那么，在《资本论》创作这一实践中，就不能将《资本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孤立地视为完全脱离马克思具体处境的具有绝对理想样态的客观存在，同样也不能将其视为完全由马克思现实创作和具体想法决定的主观产物，而必须回归到人的感性活动这一原点，也就是将整个《资本论》创作过程看作马克思的一个现实的活动。第二，要遵循“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

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①这一研究进路。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活动的对象性，也就是实践中主体和客体的交互。既要考虑主体的能动性，也要在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演化中把握事情的发展变化，这就决定了不能静止地看待《资本论》及其创作，要将其看作不能和具体的现实条件分离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活”的事物。基于上述两点原则，我们要秉持如下基本态度来思考《资本论》续篇问题。第一，要把握马克思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卓越的理论家，马克思立志于完整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资本论》著作和整个理论体系都将是这一远大理想的具体呈现。第二，要认清马克思所受的客观制约。一方面，作为由马克思建立和创作的《资本论》著作体系，马克思的具体的创作内容和完成的程度，和马克思这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的思想、生活等情况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资本论》创作作为处于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理论产物，其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是由具体历史时空下人们的实践，尤其是经济生产实践决定的，所以我们要在整个历史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统一于《资本论》创作这一实践活动中。基于这些观点，重新审视《资本论》续篇问题，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主观能动方面来看，马克思作为信念坚定、有远大理想且富有创新力的政治经济学家，立志于揭示资本主义现实运行规律。因此，其创作理想就是希望能够创立出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从这一视角来说，续篇无疑是有必要存在的。这种必要性可从理论体系的内核与外延两方面进行探究。首先，在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在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经济关系问题。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开宗明义，指明其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内容和结构都建立在揭示资本主义现实运行规律的这一内核之上。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所以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的《资本论》理论体系自然也具有一种客观必然性。其次，从其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来看。就《资本论》未能着重论述的六册计划中的其他范畴而言，无疑都是揭示资本主义现实运行规律不可或缺的理论议题。而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多次暗示全面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需要有续篇。例如，其一，关于竞争。竞争是资本运行逻辑的一种内在规定，它与商品经济中的供求、价格等机制密切相关。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竞争机制就已然极大地激发社会生产效率，时至今日，竞争仍是资本主义赖以维持市场活力的重要机制。对此，马克思指出：“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③其二，关于信用。信用制度作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机制，自产生以来不断演化，并对资本主义现实运行样态产生了深刻、具体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信用制度在它提供货币资本或使货币资本发生作用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尽管遗憾地指出这“不属于这里的范围”，但依旧暗示对此作“进一步说明”^④是有必要的。其三，关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谈及世界市场时曾强调：“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比较具体的形式……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① 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内核还是外延来看，对于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现实运行规律的《资本论》理论体系，六册计划中的其他范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因而有存在续篇的必要性。

第二，从客观制约方面来看，马克思作为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其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受到自身的、家庭的等周边条件的制约，也受到整个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正是在主体能动性与客观条件制约的相互作用下，马克思不断调整其具体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具体来说，其一，如果从马克思作为《资本论》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创作者来说，许多客观上的困难和阻碍，及马克思自身的各方面状况，促使他必须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必须在理想计划和现实情况之间妥协。一方面，健康问题极大地影响着马克思的创作。例如1863年5月，马克思曾谈到，“在这期间我绝对不是无所事事，不过是不能工作罢了……而现在当我的工作能力有所恢复的时候，我想最后卸下这个包袱，把政治经济学誊清付印”。1864年10月，马克思向卡尔·克林格斯提及：“整个这一年我都在闹病（受到痢和疖子的折磨）。要不是这样，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② 另一方面，其他生活上工作上的问题严重挤占他的时间和精力。1862年，他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写道：“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极其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马克思在创作时不免存在思想上的触动。1863年4月，致恩格斯的信中他写道：“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而“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马克思不得时常中断工作。两方面的问题使得马克思感到了一种迫切性。“我现在每天必须花10个小时研究政治经济学”“我现在像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③。这要求他必须选择最为紧迫的问题展开研究，而资本就是当时紧迫的问题。马克思在《导言》中就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④。事实上，在最初撰写《资本一般》的过程中，马克思就认识到这一范畴的重要性。他认为“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这也正是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的：“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⑤ 马克思给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希望《资本论》“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⑥。因此，《资本论》创作过程也必然是一个马克思在理想的计划和现实逼迫之间进行妥协和选择的过程，他只能选择最为关键和急迫的问题展开研究创作。

其二，如果将整个《资本论》创作作为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理论活动，相对其他范畴，当时的历史发展决定了“资本”问题是发育充分、最具研究可行性、最为迫切的问题。一方面，考察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状况，就能够发现，四卷结构中未能包含的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范畴此时也尚未能形成真正成熟的社会基础。马克思认识到，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经济关系问题，当“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⑦，“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78、1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203、183-184、206、2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8、19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①，但是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除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大部分国家还处于封建、半封建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工业革命所强行开拓的世界市场中，经济关系以掠夺和倾销为主要表现形式。“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②。东印度、好望角、澳大利亚的羊毛，美国的谷物等都以殖民地原料的身份被输出到大不列颠^③。因此，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事实上根本没有发育起来。因而客观上缺乏充分的研究基础，尤其难以支撑起具体、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理论。另一方面，此时，现实中的资本问题已经充分发育和演化，为展开研究提供了成熟的条件，而其内在复杂性和快速发展性更是超出马克思的预期，占据了他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例如，马克思曾说：“我们越是进一步追踪资本的实现过程，资本关系就越显得神秘，其内在结构的秘密就越少被揭示。”^④ 资本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英国集中爆发，为马克思提供了成熟的研究对象。19世纪40年代初，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迎来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商品堆积、人口爆炸、机械浓烟纷纷出现。19世纪50年代，作为最先发生变革的英国，商品经济与殖民主义高速扩张，物质生产与经济关系加倍活跃地发展着，英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典型地点”^⑤。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深刻感受着英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矛盾，“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还要等着瞧”^⑥。其间，马克思预感经济危机即将到来，并且预感到可能爆发的危机将带来新的“革命高潮”。因而马克思当时更关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竞争”“资本的积聚”这三个领域中的问题^⑦。由此可见，作为历史维度下的《资本论》创作，也只能聚焦于已经形成成熟样本的“资本”问题，许多其他关键问题还没有充分的研究条件。

综合而言，对《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认识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下，综合形成一个基于客观必然性、主观偶然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的辩证统一的整体视野。首先，作为《资本论》理论体系本身，其未能详细论述的各主题仍是揭示资本主义运行的必要部分，亟待展开深入研究。其次，作为由具体创作者马克思完成的作品而言，其也是马克思本人在主客观条件下妥协和取舍的现实产物。最后，作为具体历史阶段中的理论创作，历史给马克思提供的条件和提出的使命集中围绕资本问题。事实上，也就是马克思能够实际做到的对迫切的时代问题的回答。由此可见，六册计划中其他内容则是《资本论》的“可能的续篇”，这种“可能”意味着“续篇”和《资本论》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具有一致性，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运行规律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四、《资本论》续篇之谜新解答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解答《资本论》续篇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要得出是与与否的结论，不如说是要如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解答思路中。以上我们从马克思实践观点出发，在主观能动与客观制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20页。

④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4. 2, Berlin: Dietz Verlag, 1992, S. 64.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⑦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1. 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11*, S. 199.

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把握马克思创作《资本论》这一实践活动，对《资本论》续篇之谜进行了新的探究和解答。这一研究进路的创新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对我们自觉把对《资本论》相关研究从形而上学的逻辑定势中解放出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为解决《资本论》创作史研究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一生最丰富的理论成果，其创作的过程漫长而又曲折，由此产生了类似《资本论》续篇等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批判从“想象的前提”出发，强调从“现实的人”出发，注重具体历史、文化场域下的具体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所以，对《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进路既应包含对马克思主观意愿的考察，又应包含对具体情况的认识和把握，二者应该是辩证统一的，而绝不应是彼此割裂的。此外，对创作史的探讨不应停留在创作过程本身，而是要进入现实社会历史条件这一层面，由此实现对不同限定前提下的情景和对象进行本质上的把握。本文对续篇之谜的新解答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要义，遵循主客观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展开关于《资本论》的旨趣及体系、马克思的主观意愿、马克思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以及现实历史阶段等维度的辩证统一研究。通过这一方法，得以更加综合而深刻地还原问题产生的历史过程和逻辑关系，避免因陷入简单的抽象的思维模式而忽视复杂的现实的社会因素。而基于这一新思路看待《资本论》创作史研究的两重理论价值，也能够发现，基于真实性原则为还原历史情况以及理论原貌带来重要的突破而对既有文本资料的考据和研究，与基于建构性原则为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理论要义在实践中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达到贯通和统一。

第二，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特质就是强调实践性与历史性。具体而言，首先，实践性特质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形而上的思维之中，而必须在明确不同限定前提条件下，进行实践地分析。在对《资本论》续篇问题的探索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还是《资本论》自身的结构内容，都有强烈的实践属性。一方面，《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都是严格建立在现实的起点上。马克思强调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现实问题，认为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对结构的反复调整，既是基于对以现实人为起点的资本主义运行的考察的深入，也是出于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以让“现实的”读者抓住资本主义运行的规律尤其是唤醒无产阶级的自觉。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研究对象的具体现实性。马克思以“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关系”是具体的、现实的、复杂的，就强调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关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资本论》结构和内容的调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其中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其次，历史性特质强调理论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要将研究对象置于社会历史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就自觉关注理论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形式”^②。马克思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育而以英国为对象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关系，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发达而谨慎对待“世界市场”等相关课题。通过上述角度，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特质，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品质。

第三，对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启示。对《资本论》续篇之谜的新解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问题，揭示了政治经济学者创立创新政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过程。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更要关注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及对两者之间竞争消长的研究，而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才能够真正起到推进社会主义复兴、为人类进步贡献新方案的重要作用。首先，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贯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资本论》续篇问题的探索中，不难发现，与其说《资本论》是结论和观点的集合，不如说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的过程，《资本论》的结构由于实践的发展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动而不断变化，但是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是一致的。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握好《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一般性规定的探索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一般性原理的基础上，《资本论》中尤其涉及对于土地、虚拟资本等问题的研究部分，对于思考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各领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引导，必须加以重视。最后，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结合中国实际书写新的续篇。《资本论》是包含了基本规定性的开放体系，受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影响，马克思未能完成包含整个体系的论述。而那些未详尽展开的范畴在当今时代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各方面相对于马克思所处时代发育成熟，为继续研究六册计划的各部分内容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竞争、信用、股份资本以及土地、雇佣劳动等问题在当前已经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关于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范畴也正是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展现出强大解释力，迫切需要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和发声。所以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丰富成果，建立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色彩、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破解关键问题，为推动这一工作提供理论学术资源。

我们秉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资本论》结构问题的原则，尝试探索思考《资本论》续篇之谜的新思路，并基于这一思路给出了新的解答。这对推进《资本论》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品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启发价值。当然，《资本论》续篇之谜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本研究难免有不尽之处，我们强调解题思路本身的重要性，为学界贡献一种新的视野，也希望学界在这一视野下展开更充分的研究，以期实现续篇问题的彻底解决，推动《资本论》及相关研究迈向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日] 佐藤金三郎等编：《〈资本论〉百题论争（一）》，刘焱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 [2] 顾海良：《西方学者研究〈资本论〉结构形成观点述要》，《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6期。
- [3] 赵学清：《〈资本论〉续篇逻辑结构和主要结论的假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构建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 [4] 刘元琪主编：《〈资本论〉结构形成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 [5] 刘国光：《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 [6] 许兴亚：《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与〈资本论〉——读〈《资本论》续篇探索〉一书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编辑：黄华德）